

# 血流年

《流年三部曲》之三



振權 ■ 著

民族出版社

三部曲講述了民國年間華西太行一帶一個顯赫的家族——保和堂將家大宅的興衰始末。時空跨度很大。小說通過蔣氏家族幾代人物命運的悲歡離合，展示了民國初年到抗日戰爭中國社會的風俗民情。社會百態。其中《花》

一

血

分別象徵蔣氏家族從繁榮昌盛到風雨飄搖再到滅亡的整個過程。同時也展現每個書的主人公的命運走向。《花》是《花》的主人公二太太花一樣的年齡花一樣的美麗。花一樣的可愛。《風》是《風》的主人公內是精頑。有主作子盾。有抽煙子盾。有兒女情。有爭風吃醋。有子人之間的矛盾。外有社會動盪。抗戰爆發。兒女投入社會。參加抗戰。《血》是《血》的主人公是抗日戰

血  
流  
年

流年三部曲之三

振权·著

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流年/刘振权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1

(流年三部曲之三)

ISBN 7-105-07461-2

I.血... II.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2024号

## 血流年

---

著 者 振 权

策 划 安平平 彭新良

责任编辑 张海燕 安平平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网 址 [www.e56.com.cn](http://www.e56.com.cn)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14号

邮政编码 100013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版 次 2006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开 本 32开 880×1230

印 张 12.5

字 数 352千字

书 号 ISBN 7-105-07461-2/I·1609(汉519)

定 价 20.00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投稿热线:010-64299507;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 第一章

两场小雨一场大雨过后，秋天随着剪子梁上的长风一夜之间飘来，将潮湿闷热的夏天撵得四散而逃。差不多是一眨眼的工夫，天气凉了，田里的谷子弯腰了，棒子娃儿头上的红花线儿变黑了，高粱也变红了，长在地下的红薯山药把地皮撑裂了，早熟的瓜果飘香了。天高云轻，好季节到了。

有一个身穿灰粗布军装的女八路蹲在大西河边上洗脸，一匹战马拖着缰绳立在她的身边，探着脑袋在河中饮水。这水好清好凉啊，这是老家的水，用手摸到它就觉得柔软；听到它的奔流声，就觉得亲切。

女八路留着齐耳短发，模样俊俏，眼大有神。头上戴着一顶灰色军帽，帽子上缀着两枚黑扣子，扣子上方还有一颗珐琅质的帽徽，图案是青天白日。她身上的军衣穿得很旧了，颜色有点泛白，右胳膊的袖子上打了一块补丁，左胳膊的袖子上挂着八路军的臂章。她腰里扎着皮带，肩上斜挎着一把驳壳枪，驳壳枪的木盒子显得有些笨重，枪把儿上吊着几根皮穗子。

女八路叫蒋亭儿，是平西八路军房涑涑县大队的参谋长，怎么看她都英姿飒爽。半个多世纪以后，在电影屏幕和电视里，出现了



许许多多女八路的复制品，脸蛋儿上搽着厚厚的脂粉和油彩，挤眉弄眼、搔首弄姿，把女八路的形象糟践得一塌糊涂。当然，那些事情，蒋亭儿不知道，她没能活到五十年以后。

一九三八年初秋，在西平太行山的大西河边上，二十七岁的蒋亭儿心情很好。因为心中喜悦，她的一张俊美的脸儿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眉梢儿上挂着灿烂的笑容。蒋亭儿的恋人赵纳书调到县大队任政委，在经历许多年的长相思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工作战斗在一起了。

县大队开到紫石口集训，初到的那个迷人的黄昏，政委跟亭儿一起散步。他们讨论了县大队今后的政治工作，又谈了平西的抗日形势，作为彼此永远相伴的爱情象征，他们还互换了配枪，最后就说到他们的婚事。政委咬着亭儿的耳朵根子说，他想八月十五月亮圆了的时候结婚，要是上级能批准的话。

亭儿不知道上级会不会批准她和政委的婚事，可她心里却被幸福塞得满满的，收不住了。要是结了婚就可以住在一起，夜里就能躺在大哥的怀里塌塌实实地睡觉，那该有多么温暖啊！可是，另外一种忧虑又来了，要是那样的话会不会怀上娃娃呢？要是怀上了娃娃，不能行军，不能打仗，那还叫什么八路军呢？那就得离开部队，离开大哥，这可难了哎，要是这样的话就不能怀娃娃。

亭儿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好办法，就想抽空儿回玉斗家中问问她的母亲二太太。恰巧，县大队派亭儿去支队司令部开会，开完了会，亭儿就顺路回家来了。

前面不远处有一座石桥，横架在大西河上，过了石桥便是玉斗古镇，进了镇就到家了。亭儿不知道母亲的身体是不是健朗，算来差不多有一年没有回来过了，她好想念母亲，还有保和堂，她对那座大宅里的每个人都很思念。

母亲曾经对亭儿说过，下次回来要把女婿带回来，她要看看亭儿相好的男人是什么模样。可是，亭儿还是没能把女婿带回来。他现在忙啊，县大队刚刚组建起来，人员素质，组织纪律，作战能力，哪一样儿都得下功夫抓，他是政委，一天都离不开。但政委知道亭儿的母亲二太太，亭儿当然跟他讲过。政委跟亭儿说，回去告



诉妈，咱们要结婚了，结了婚就一块儿回去看她老人家。

谈婚论嫁对亭儿来说多么不容易，最初亭儿是一天天思念着她的纳书大哥，后来就有消息说他早就牺牲了。在北平的一所大学图书馆里，他被鬼子宪兵包围了，关键时刻他吃掉了写有联络地址和同志姓名的纸片。鬼子开枪打死了她的纳书大哥，他的胸口中了九枪，血把他的灰布长袍染成了黑色。听到这个消息，亭儿的心都碎了。有谁会想到，半年后支队派到县大队的政委竟然就是亭儿的恋人赵纳书！亭儿像个久别亲人的孩子，眼泪汪汪地扑上去，抱住政委不放，惹了好些人惊奇，也惹了好些人落泪。

亭儿啊，你又想到哪儿去了？咋着就老离不开政委？快把脸儿洗干净了，把军容整得好好的，牵着马儿回家去吧，要是母亲见着你还不欢喜得眼泪都淌出来？亭儿这么想着，用手掬了水把脸儿洗了，牵着马上了官道，又过了石桥，然后进了镇子。

在保和堂大门楼下正站着使唤丫头环子，她在这儿等着瓜干儿从街上把买的大公鸡提回来，小灶厨子柳老疙瘩正等着宰了下锅。瓜干儿算不上保和堂的下人，他只是个吃闲饭的，平时干点打杂的事儿，年纪一大把了，做事却总是不着调儿。

环子没等着瓜干儿，老远就看着有个穿着灰布军装的八路军牵着马从当街上走过来，还不停地跟街坊四邻打招呼。近了看，环子才认出来是保和堂的大小姐蒋亭儿回来了，惊得拉了长声儿叫起来。我的天呀！是大小姐回来了，环子迎过去，拉住亭儿的手说，野雀儿叫了好几天了，今儿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都回来了，还不把老太太乐颠了！

蒋亭儿可不把环子当使唤丫头，倒像个小妹子，问她说，我妈好不？还有克忠我兄弟，我两个弟妹，都好不？

环子说，好着呢，好着呢，都好着呢。

亭儿又问，你说都回来了，还有谁呢？

环子说，二少爷，二少爷回来了，那会子刚到。

这当然是一件喜事，亭儿也有一年多没见过这个兄弟了。她赶紧把马缰套在拴马桩上，进了保和堂大门。

保和堂的二少爷蒋克义在北平上学时弃笔从戎，这会儿是国民



党中央军卫立煌部的一个特工队长，带着几十号人也活动在平西。蒋亭儿还有一个妹妹叫蒋荃，也是个女八路，现在是县大队的政治部主任。

进了银杏谷的院子，隔着堂屋门，亭儿就看见大少爷蒋克忠、二少爷蒋克义正陪着母亲二太太喝茶。见了大姐回来，兄弟俩赶紧从屋里迎出来。

克义上前接过亭儿的文件包说，姐，妈说你回来肯定把姐夫带回来，咋着又是一个人？要是那个家伙要你的话，看我不用脚踢烂他的屁股。

亭儿用手亲昵地摸着兄弟的脸蛋儿说，有我兄弟，没人敢欺负姐。

这当儿二太太就站在屋门口，冲着亭儿叫了一声，亭儿你也回来了？快过来给妈看看。

亭儿进屋，母女俩抱着亲热，倒把克义冷落了，克义也不在意，知道母亲对这个不是亲生的姐姐向来疼爱有加，也不赶过去凑热闹。

这时，大少奶奶勾月儿和二少奶奶姚素心来了，她们本来在小灶上帮着厨子柳老疙瘩准备饭菜，听说大小姐也回来了，就慌着过来打招呼。

对保和堂来说，今天真是个喜庆的日子，除了二小姐蒋荃不在，算是团圆了。因此，晚饭很丰盛。

吃饭的时候，一家人都给亭儿和克义夹菜，他俩也不客气，比着劲儿地吃了好多肉和鸡蛋，还吃了好些个白面包子。

二太太知道，外面的生活好清苦，心里也疼他们。二太太说，都是这日本鬼子闹腾的，要是没有这日本鬼子，你们也不至于在外头遭这份罪。但是，这话二太太说得并不那么塌实，其实她心里非常明白，即便这日本鬼子没有打进中国来，她的这些儿女恐怕还是要走出保和堂去，备不住哪一天也会这样饥肠辘辘地跑回家来，吃饱了再出去胡折腾，这种不安定还是在他们童年的时候，二太太就感觉到了。

吃完了饭，亭儿和克义坐在堂屋里叙话，这时候谈的内容就不



光是亲情了。

蒋克义说，平西给共产党八路军占了，往后我们特工队的处境可能会越来越艰难，要实在占不了，就向南撤了。

亭儿说，兄弟你甭对共产党有成见，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是统一战线，一家子人不说两家子话。

我倒是盼望着国共两堂是一家子，只怕是抗完了日，还得分两家子，蒋克义对此似乎颇有主见，他说，到那个时候共产党就兵强马壮了，就是国民党再心诚，共产党也会找借口翻脸，这叫一山不容二虎。

亭儿叹了口气，脸上充满了忧虑，她跟克义诚心实意地说，兄弟呀，你我都不是党的领袖，咱们都决定不了将来的事，谁得天下那得看他是不是得民心。

这一点蒋克义倒也承认。他说，姐说得也对，做眼下的事儿吧，政治主张的话我们当年就辩过，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会儿就更没办法统一了。

亭儿说，人家说你们特工队留下来只有一个目的。

克义问，什么目的？

亭儿说，搞摩擦。

克义很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如果还有别的武装组织留下来是搞摩擦的我不清楚，但我的特工队不是，上面没有留给我们这样的指示。

亭儿就放心了，说，兄弟呀，别人的事咱们管不了，跟我们一心一意抗日吧，把侵略者赶出去。

克义跟亭儿说，姐说得是，这两党的恩怨且不管他，抗日才是眼下要做的大事。

亭儿很高兴，说，这才是，要是你们特工队没别的心思，跟八路军好相处，真的，支队的邓司令员我见过，是个非常好的人，你去找他，还可以解决特工队的给养。

克义笑了笑说，有机会吧，有机会了我一定去上门拜见这位将军，要是八路军不消灭我们的话。

亭儿就嗔怪克义，说，咋着老说这种话，给人家听了不是搞摩





擦也说成搞摩擦了。

克义说，姐你相信我就是了，我不会做破坏统一战线的事，大敌当前，当以民族存亡为重。

亭儿就开心地笑了，用手摸着克义的头发说，你多在家陪妈呆两天吧，也陪你的小媳妇。

克义说，姐呀，我听妈说，我那个没过门的姐夫跟你调到一块儿了，你们已经准备着结婚了，是不是噢？

亭儿就点头，说，是。脸上笑得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前些日子她给母亲写信，说过她和纳书的事。

克义也高兴，说，姐，你嫁了他，往后还对我好不？

亭儿说，姐哪时候都对你好，都当官了，还跟个孩子似的。亭儿脑子里回忆起小时候抱着克义的情景了。

克义说，姐，你多在家呆两天吧，我明儿就走了，怕母亲伤心，有你在她会好些。

亭儿没想到克义这次回来会呆这么短的时间，知道他必是有紧要的事儿，就答应多陪母亲一天。

克义这次回家只住了一晚，既没有穿军装，也没有带随从。第二日，蒋亭儿送克义过了大西河石桥，看着兄弟上了马背，阳光下一溜烟尘，马蹄声碎，眨眼去得远了。

二太太为儿子的匆忙离去而伤感，眼泪流了一大串，幸亏有亭儿在身边陪着。二少奶奶姚素心也在一旁悄没声地落泪，大少奶奶勾月儿还得说好话开导她。

县大队的参谋长蒋亭儿在家多留了一天，却落下了终生的痛悔和遗憾。

这一天，远在百里之外的紫石口，集训的县大队中，正在酝酿着一个血淋淋的阴谋。

共产党八路军到了平西，将各路武装拢到一起，成立了县大队。其中有冯解放的太行山游击队，也有勾八的民团。已经五十五岁的勾八当然不会轻易舍弃他花费了半辈子精力才操办起来的武装，他脱下下不伦不类的保安团军服，穿上了八路军的灰粗布军衣，当了县大队的一名中队长。县大队长是冯解放，政治部主任是蒋



荃，八路军平西支队派来了个政委叫赵纳书，居然是蒋亭儿的未婚夫。

勾八民团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这次整编到八路军县大队，是完完全全地输给了太行山游击队，上了共产党的大当，日后必然受制于人，不如趁早另起炉灶。

部队开到紫石口整体集训，不是出操练兵便是开会学习，作息制度十分严格，只要违反纪律，无论职位高低都要做检讨，甚至还可能蹲禁闭。每日伙食清汤寡水，不是红薯山药就咸菜疙瘩，就是棒子面窝窝头配白菜汤，连油花儿都少见。这样苦行僧似的集训把勾八和他的团丁们弄得叫苦不迭，嘴里淡得咝出清水来，好些人吵嚷着要脱下八路军服装再干民团，要不就去县城投靠日本人，都好过在这里熬渴死。

勾八的体态明显瘦下来了，他的面部早就皮肤松弛，眼珠子也已经开始变黄，并且有了两个水泡儿一般的眼袋，牙齿倒不是太坏。勾八老了，人老了心计就深。勾八想得可没有那么简单，带着自己的人马去投靠日本人？这肯定不是个好办法，日本人不可能对中国人好，这一点他心里明白。可是，要在县大队里头对共产党俯首帖耳肯定也不行，共产党这一套他打心眼里就不赞成。何去何从？勾八心里正犯着愁呢。

后晌刚开罢了会，白秀郎来了，手里提了一瓶酒，还有一只卤煮鸡，见面就喊八爷，把勾八吓了一大跳。

白秀郎以前是跟着冯解放闹游击队的人，一般情况下不会跟民团的人有交情，虽说现在都端着八路军的饭碗子，但也不会讨他勾八的好。必是有所图哇！勾八心里早把白秀郎从脑瓜顶看穿到屁股沟儿里了。

白队长找我有啥事？勾八强打出笑脸儿来打招呼，给白秀郎拿过一条板凳坐下。

白秀郎把东西放在桌子上，说他刚护送几个过路干部去山西，顺便回玉斗家里看了看，这东西是他的老婆小红云捎给他的。

勾八肚子里的馋虫就闹腾起来了，嘴里头直冒口水，顾不上问家里的事，先打开纸包拧了一条鸡腿，连骨头带肉地咬了一口，嚼



巴嚼巴咽了，这才说，这保和堂熟食铺里的卤煮鸡真是没个挑刺儿。

白秀郎说，八爷的小媳妇真是好，这么老远还挂念着八爷，福气呀！

勾八这才想起来了，问，家里没事吧？我是说我那个小媳妇。

白秀郎就笑，说，哪有事儿呢？长得跟水葱儿似的。

勾八长叹一声，就念起小红云来了，把半截子鸡腿扔在纸包里，拧开酒瓶子喝了一口酒。

勾八的老婆小红云原来是个戏子，就是紫石口红云戏班儿的，后来嫁给了勾八，现在也不过二十岁。勾八有一样儿顾虑藏在心里头，他担心这个平时都浪得裤裆里滴水的小老婆会背着他找野汉子，每当念及此，就心里惴惴不安。

白秀郎早就看出来勾八的心病，也不急于说出来，顺手从桌子上拽了一只茶碗过来，拿起酒瓶子往里咕嘟咕嘟地倒了半碗酒，自己先喝了一口，然后把另一条鸡腿拧下来递给勾八。勾八摇摇头，没有接。白秀郎就自己咬了一口，吃完了又喝了一口酒，吃相倒有几分优雅。

勾八问白秀郎，白队长找我来不是陪着喝酒的吧？

哪儿是呢？白秀郎也把手里的鸡腿丢在纸包里了，说，想跟八爷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又怕八爷不信任我。

勾八说，你甭八爷长八爷短的，八路军里头不时兴这个，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白秀郎却满不在乎，他说，我知道八爷不甘心把民团这点儿家底儿给共产党改编了，五十多岁的人还顶着个中队长的头衔，守着你这点人马，可是这不管用啊。

照你说的，咋着才管用？勾八当然不信白秀郎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却想看看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改编县大队是第一步，过一段时间就把原来的编制打散了，白秀郎说，让你的人在一支队伍里头却谁也碰不到谁，慢慢地你就成光杆司令了。

勾八就笑，透着几分奸猾，说，共产党八路军不讲私利，人是



八路军的人，兵是八路军的兵，这事儿我知道。

白秀郎也笑，说，八爷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勾八没有耐心了，很不客气地说，白队长你甭替我操心，吃了鸡肉喝了酒办你的大事去，我这儿的事不用你指点。

白秀郎摇摇头做出一副惋惜的样儿，说，也是兄弟多此一举，八爷什么不知道？还用得着我提醒儿吗？你就拿中央军粮台被抢的事儿来说吧，八爷比我知道得多，也算得准，要说的话哪会这么心安理得呢？

咋着又扯出中央军粮台的案子了？勾八说，我咋着就跟这码事扯上关系了？勾八这时急头白脸，有些失态，后来又强装镇静，但心里已给白秀郎的话弄乱了。

白秀郎却不急着说话了，他端起碗来喝一口酒，然后推给勾八，这才慢条斯理地说，八爷不是说粮台的案子是给我们游击队抢的吗？这会儿上头可是开始追查了，民团和游击队现在成了一家子，大伙儿往一块儿一坐，不用对质就明白了，八爷不用着急。

勾八当然有点胆怯心虚，说，我当时也是那么一估计说的，要是游击队没抢粮台，那就是苗树梁的响马干的了，当时又没抓到，也不那么肯定。

白秀郎说，那也是，粮食这玩意儿又不是哪一粒儿上都有记号，你只要把它往粮囤里一倒，把粮袋子往深山老林子里一扔，这黑锅就是不给游击队的人背上，也没有人能查出案子的底细，你说是不八爷？问题是做这么大的案子不可能一个人，人多嘴杂你还不知道吗？人家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是这么回事，要是查出来就掉脑袋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想到勾八哈哈大笑，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他端起碗来也喝了一口酒，然后不阴不阳地问白秀郎，小子哎，你横不郎子跑到我这儿来闹这一勺子是受谁的指使？是那个纳书政委还是冯大队长？要不就是保和堂的大小姐和二小姐。勾八依然没有称蒋亭儿和蒋荃职务的习惯，为这事他已经挨过好几次批评了。

白秀郎说，八爷，你跟我嘴硬没用，我又不负责查这桩案子，不过我倒挺替八爷担心，你手底下这群屁兵的嘴巴可不一定有八爷



的硬，这是心知肚明的事儿，用不着我提醒你。

勾八已经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住了，他问白秀郎，你今几个跑到我屋子里来就为了说这件事？要是这么着你就放心吧，就是八爷真的作下了这抢粮台的案子，也有化解的招儿，用不着你操心。

白秀郎的脸就板起来了，带着逼迫的口气问勾八，八爷真的不后悔？可甭硬撑着，把兄弟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你要真信得过兄弟，这事还真有一解，你要不信也就算了，算我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勾八没办法相信白秀郎，于是这场谈话就这么结束了。但是，白秀郎告诉勾八，他的老婆小红云要他无论如何也要抽空回家去一趟。这个口信勾八信，正想着抽空儿回去呢，搂着小老婆撒个欢儿，浇浇心火，于是他就去大队部请假，说是家里老婆闹病儿，厉害，得回去一趟。

县大队的政委和大队长冯解放商量，队伍刚刚整编，还不能要求过严，以免激起变动，就批准了勾八的请示，但要求他把家里的事处理清了，赶紧回部队来。

勾八给政委和大队长讲了一些感激的话，就决定回玉斗去，临行前，还跟副中队长和几个心腹做了交待，要他们不可弄出事端来。

从紫石口到玉斗有上百里路程，还要翻越单翅岭，过了单翅岭是蓬头，过了蓬头再走十来里便是小丰口，过了小丰口沿着灰岭一路到计鹿，然后再翻过计鹿岭就到玉斗了。

勾八紧赶慢赶，过了单翅岭天就彻底黑了，本来想在蓬头住下来，第二天再回玉斗，但是终究思家心切，硬着头皮往回赶。偏逢月底，连个月亮牙儿也没有，一路上黑灯瞎火，饥肠辘辘，幸亏骡子识路，只管骑稳了往前赶就是了。

刚到小丰口村边上，被区里设的哨卡拦住了，一声口令，勾八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对方哗啦一声把枪栓拉开了。勾八吓得连着声儿叫起来，别开枪，别开枪，我也是八路军，县大队的，县大队的。说着赶紧从骡背上下来，见前面一道黑影儿走过来。

执哨的民兵在暗处用枪一直瞄着他，并且要勾八把手举起来。



勾八当然不敢违抗，就乖乖地把手举起来了，嘴里头一劲儿地说，我这儿有假条子，真是县大队的，你可别误会。

民兵到跟前把勾八的枪下了，要他拿假条子。勾八就把纳书政委开的假条子从衣袋里掏出来，摸黑递给哨兵。哨兵一手接了条子，一手用勾八的盒子枪对着勾八，把他带到道边的一合房子里。

屋子里点着一盏煤油灯，一张桌子两条板凳，火炕上睡着三个人，也没有铺盖，穿着土里土气的衣裳，每个人脑袋下枕着一双鞋，正在呼呼大睡。有一个人已经披着上衣起来了，看样子是个管事的。他看了勾八的假条子，又看了勾八的穿戴，确信他真是县大队的，态度变得热情起来。有什么急事儿赶这么急，还走夜道儿？他问着话，把假条儿递给勾八，把枪拿过来还给他。

勾八说，是有点急，说是老婆身子不舒坦，闹病儿呢，头晌儿才接到信儿，紧赶慢赶，才到这儿。

管事的人说，你这也够快的了，从紫石口翻个大岭到这儿可不近，骑着牲口是吧？

勾八说，骑了头骡子，道儿上还好弄。

不行住这儿算了，这黑灯瞎火的，明儿天亮了再走，管事的人说，现成的炕，就是没有铺盖，他们仨也是过路儿的干部和交通员，住下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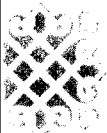
勾八想想离玉斗还有好远，赶到家说不准天也亮了，就泄了气，说，住也行，不过你这儿有吃的没有？还真有点饿了，忘了带干粮。

管事的人说，有，蒸山药，要不放锅里热一下？

勾八说，算了，又不是冬天，吃凉的没事儿。

管事的人这才自我介绍说，我姓冷，区武委会的，你喊我老冷就行了。他从家伙桌上的一只破篮子里捡了几个蒸山药放在碗里递给勾八，说，锅里有馏锅水，可能还热着呢。

勾八也不客气，蹲在灶坑里就着馏锅水啃了两个凉山药，然后挨着老冷和三个过路干部睡在土炕上。他的骡子拴在院子里的一棵柿子树上，那个哨兵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捆青草搁在那儿，骡子就在院子里咔嚓咔嚓地咀嚼青草，还不时地打个喷嚏。



勾八比着葫芦画瓢，也把脚上穿的鞋子枕在自己头下，鼻子里闻到一股酸烘烘的脚臭气。勾八不由得心中感慨万端，这人真是犯贱，前打着不走，后褪着走，放着没边儿的福不享，当他妈的是哪一家子的八路军啊！何苦呢？也许是走得乏了，腰酸背痛，吃到肚里的凉山药也不顺畅，叽里咕噜山响，然后就忍不住放屁，再然后他就睡着了。

勾八睡着了的时候，他的老婆小红云却在几十里以外家中的炕上翻摆子，她可不是身子真有病才这么翻过来倒过去的睡不着觉，她是被欲火烧着呢。她浑身上下脱得精光，像一条白唧唧的无鳞鱼，仰在褥子上，不盖毯子也不遮被子，不停地翻弄，就是睡不着。先是想勾八，后来就想生铁牙。生铁牙原来是勾八民团的副团长，曾经乘着躲避兵荒的机会把她可着劲儿地弄了一顿，然后就跟着高鸿飞折腾抗日救国军去了。

小红云想破了头皮也不会知道生铁牙的去向，本来这也没什么，她不可能背着勾八跟生铁牙长期做那种偷鸡摸狗的勾当，她的偶然一次红杏出墙也是机缘巧合。现在的问题完全出在勾八身上，千不该万不该撇下他风情万种的小媳妇去当什么八路军，他这是发癔症。你要是让我守空房我就打野食儿，给你戴顶绿帽子，你个老王八！小红云在勾八刚离开她那会儿就给自己找了借口，一颗心最先是烦躁不安，后来就暗暗地幻想招蜂引蝶的事，再后来就不由得窃喜了。

好，这下好了，我想跟哪个弄就跟哪个弄，省得跟你费神巴啦地折腾，还得给你满口臭气地薰，弄个半截子又软了，这下好了，找个硬的，找个壮的，就是找裂瓜嘴也比你强！小红云的念头带着赌气的成分。

问题是幻想和现实差着很大一段距离，除了生铁牙，没有哪一个敢在老虎嘴里掏食儿吃，勾八不在，余威却在。都不是挟蛋的货！这是那天小红云在勾搭喂牲口的刘瑞之后得出的结论。刘瑞是勾八的长工，天亮赶着牲口出去，天黑赶着牲口回来，半夜里还管着给牲口喂草料。

二十七八岁的刘瑞生得膀大腰圆，比一头牯牛都壮，但是还没



有娶老婆。毫无疑问是日子过得穷困，还有一忌是刘瑞虽身强力壮，但却胆小如鼠。还是在年少的时候，刘瑞看他的叔伯嫂子跟一个泼妇吵架，双方互不相让，最后动起手来，扯头发抓脸，以至于两个人都弄得披头散发，面若花瓜一般。刘瑞被吓得尿了裤子，晚上还噩梦连天，自此之后胆子越来越小。

有一件事情也许应该说出来，刘瑞是我的大爷，当然是那种无关紧要的大爷，他跟我的爷爷是同辈，但血缘却相距甚远，我的亲爷爷也说不清他和刘瑞的父辈在上溯多少代才是亲兄弟，只是这么个敬法，反正五百年前是一家，尽管如此，我还是称刘瑞大爷，何况我一直这么称呼他的。

我大爷刘瑞是在吃了晚饭给牲口添草料的时候被小红云堵在牲口棚子里的，那时天还大亮着。我大爷刘瑞端着筛子，筛子里盛着鲜嫩的青草，青草散发出很好闻的甜丝丝的清香味，再加上刚炒出来的香喷喷的料豆儿，使得整个牲口棚子里像御膳房一样香气四溢。我的大爷刘瑞用手把草料搅拌均匀了，倒在牲口槽里，看着几头大红骡子争先恐后地用毛茸茸的大嘴噙着吃。这是夏天，夏天只有驴和骡子才干活，驴子上磨拉碾子，骡子上套拉车，或是驮驮子，所以夜里要喂草料。几头大骡子被我大爷刘瑞养得肉满膘肥，皮毛油光发亮。牛不用喂草料，只要白天赶出去放就行了。在平西的太行山区，夏天是牛休闲的日子。我大爷刘瑞不关心牛的事，但对骡子很精心，每次添完草料，都要用手在几头大红骡子的脑袋上抚摸一番。

挨个儿抚摸完了几头大红骡子，我大爷刘瑞一转身，竟看见他的女东家小红云两手捂着裤腰溜了进来。小红云根本不用眼睛往里面看，只管褪下裤子，撅着雪白的屁股撒尿。我大爷刘瑞大张着嘴巴，眼睛瞪得有铜铃铛大，既不敢跑也不敢出声，一时呆若泥塑。

小红云的尿不多，哗啦啦一下就拉没了，我大爷刘瑞几乎没有听到，在小红云若无其事地提起裤子来之后，他才发现地上湿了拳头大的一小片，充其量也就一茶盅儿。就在我大爷刘瑞揣测他的女东家这泡尿的容量时，小红云大声尖叫起来。

我的天呐！刘瑞，你咋会躲在这里头？小红云也不系裤腰带，





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指着我大爷刘瑞的鼻子讯问，你是得意儿地藏在这里头看我的样儿是吧？

我大爷刘瑞拙嘴笨腮地解释说，没有，没有哇女东家，我在这儿喂牲口，哪个叫你进来撒尿呢？这又不是撒尿的地方。

好哇！好你个刘瑞，还是我的不是了？你说，你到底看见我撒尿了没有？小红云揪其一点不计其余。这让我大爷刘瑞很为难，承认看见女东家撒尿吧，这显然有多少不是就扣在头上了；说没有看见吧，又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大爷刘瑞更害怕女东家不管不顾地大声嚷嚷起来，招了别人来看，那样的话他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

最后，我大爷说，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小红云得理不饶人。

我大爷刘瑞嗫嚅了半天才说，看见女东家撒尿了。

小红云又问，还看见什么了？她的口气已经不那么严厉了。

我大爷刘瑞说，只看见撒尿了，别的什么也没看见。

小红云板了脸说，瞎说！没看见我的屁股吗？

我大爷刘瑞不知道女东家究竟要怎样才肯罢休，又不能气了，就硬着头皮说，看见了。

还有，肯定还看见别的东西了，你给我说！小红云的腔调已经变得娇嗔了。你难道就没看见我拉尿的东西吗？

我大爷刘瑞吓了一跳，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他的女东家完全是不怀好意了。我大爷刘瑞除了胆小，心眼儿可不傻，他最初没看出女东家想对他投怀送抱是因为自悲，这会儿看出来，但是后脊梁骨却冒起凉风来了。女东家是谁的老婆？勾八的老婆！勾八是谁？勾八就是八爷！八爷过去是民团团长，现在是八路军县大队的中队长，八爷有枪，什么时候都有！你只要沾了他这个小老婆的边，那就一脚踏进鬼门关了！刘瑞呀刘瑞，你就是鸡巴痒得没处放，放进开水锅里用水氽也别找麻烦！我大爷刘瑞心知肚明，却不知该如何应付，要是把这女东家弄得下不来台，给她反咬一口，那结果可能比把鸡巴放进开水锅里氽还要糟。刘瑞呀刘瑞，你是在劫难逃了！我大爷刘瑞在万般无奈之下扔了手里的筛子，扑通一声给他的女东家